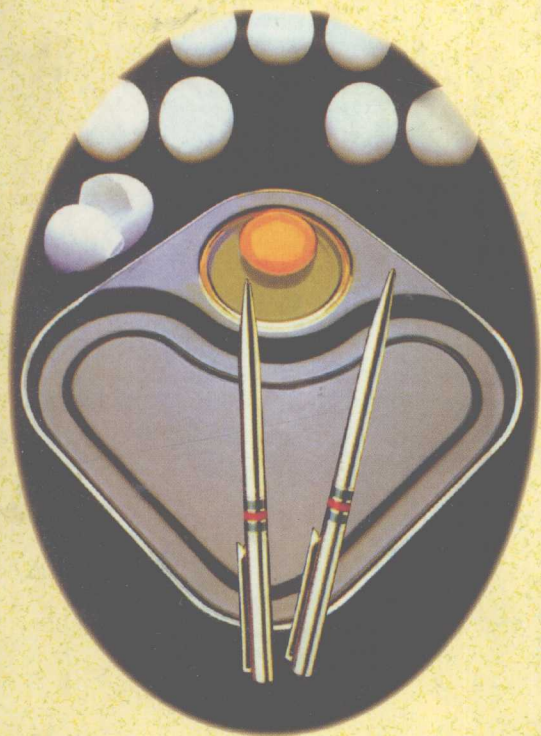


心灵鸡汤

中国版

关于人生与爱情



你我身边的真情故事
大家笔下的灵魂震颤
国人心底的最深感动

梁晓声 林清玄 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心灵鸡汤 **中国版**

——关于人生与爱情

梁晓声 林清玄 等
阿东 选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心灵鸡汤·中国版

——关于人生与爱情

梁晓声 林清玄等著

阿 东 选编

责任编辑：陈新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字数：135,000 印数：5001—15,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997-0}{1 \cdot 1578}$ 定价：1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卷首语

心灵

神中之神分出自己一小片心灵,使它如野花一般芬芳,月色一般柔和,微风一般清新。

给它斟上一杯喜悦,说:“喝吧,把过去的一切忘个干净!”

给它斟上一杯烦恼,说:“喝吧,尝一尝什么叫欢乐的生命!”

赋予它那来自天国的睿智,把正义的路子挑定。

赋予它能洞察一切奥秘的聪明。

赋予它在梦境中才流露的和理想结伴的情感。

为它穿上天使们用彩虹和流霞织成的激情的锦衣。

给它蒙上怀疑的阴影——光的幽灵。

给它从仇恨的熔炉取来的火,从粗暴的沙漠换来的风,从利己主义的海边捡来的沙子,从永恒脚下采集的灰尘。

给它以盲目的力量,让它在歇斯底里中咆哮,在狂热中膜拜;给它以生命——死的幻影。

神中之神终于把自己的心灵同人类联结在一起了,怀着包容一切的爱的感情,他不由露出了微笑,带着满脸泪痕。

目录



卷首语·心灵

卷一 关于爱情

永远的门

2

眼睛

6

恰似心的形状

8

鸳鸯梦码

10

一种爱的形式

12

古老的情歌

15

两个人的足球赛

18

血红的雨花石

21

冰之魂	27
适命的美丽	31
寄贺年卡的人	34
纸巾上的爱	37
第一千只纸鹤	40
温柔的怜悯	44
黄雪泪	48
温柔的力量	51
红玫瑰	54
樱 桃	58
这盘棋我们都赢了	61

一篮苹果 67

玉镯记 71

卷二 关于人生

黄昏菩提 76

不速之客 82

好雪片片 88

寂寞的旅伴 91

幸福是一种秘密 94

勇于选择艰难之道 96

渡 98

让日子发亮 102

戏如人生 105

生命只有一次 108

良机 111

人生不需要太多的行李 114

生命的金枝 117

点燃动力之火 120

快乐的心是一朵鲜花 123

最完美的树叶 125

另一种珍爱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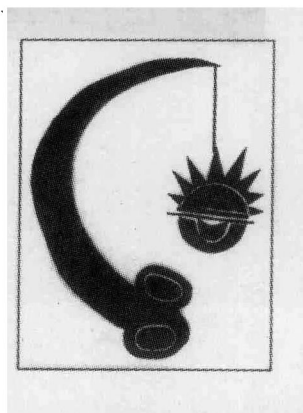
烦恼与菩提 130

孩儿面 132

活着就是一首好诗 138

老人与树叶 141

一生只做一件事	143
圣巴巴拉广场上的鸽子	147
石头记	153
再加两个苹果	156
勇者如斯	160
为自己伴奏	163
眸上有心痕	169
天空真蓝	173
花不都是香的	177
心灵的祭奠	180
生命的韧性	189



卷一·关于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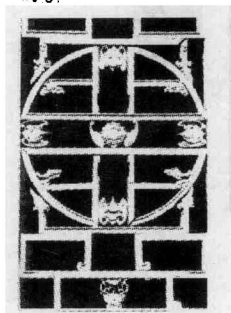
爱情！你深入一切事物的中心，
你会把不存在的事实变成可能，而和
梦境互相沟通。

你可以怀疑星辰的发光，你可以
怀疑日月的运行，你可以怀疑真理会
说谎，你可别怀疑我的爱情。



永远的门

墙上分明有一
扇紫红色的精巧的
门，门拉手是黄铜
的。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未变，可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见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的长住人口各自为一人。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擦身而过，脚步并不为之放慢。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有幸看到他和她在这院子里相遇，听到的



就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了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的身材，瓜子脸，肤色白皙，五官端正。衣饰素雅又不失时髦，风韵犹存。她在西街那家出售鲜花的商店工作。邻居们不清楚，这位端庄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可想而知，梳理次数极少。背有点驼了。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肩胛，瘦削的手。只是那双大大的眼睛，总闪烁着年轻的光，闪烁着他的渴望。

他回家的时候，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

他没有串门的习惯。下班回家后，便久久地待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的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噙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到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这只花瓶永久性的位置。

除此以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傍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



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

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拭擦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

同院的邻居们，曾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雨蒙蒙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脉搏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突然。

人们在整理画师的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他的屋子里尽管灰蒙蒙的，但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拭擦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一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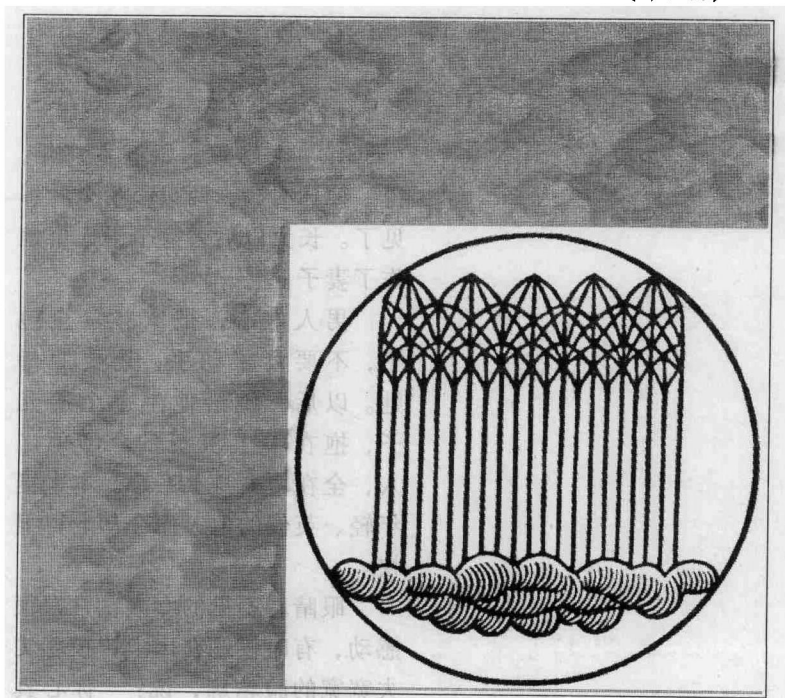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哀情和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柳宝健)





眼 睛

眼睛看不见的
女人，常常很感
动。



有一个姑娘，她五岁那年，得一种什么病，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长大以后，有个男人娶她作了妻子。

男人好心，把家务事全包下，不要妻子动手，还要服侍她。以后，她给他生了个胖儿子，抱在手上沉沉的。母子二人，全在丈夫身上系着。本来挺年轻、英俊的他，而今却老得很快。

眼睛看不见的女人，常常很感动，有时候躺在床上，摸着丈夫宽宽的脸轮廓，说：“你心真



好，我多么想睁开眼睛看看你呀！只要看上一眼，哪怕是立刻就死，也甘心了。”然后就一把一把地抹眼泪。

丈夫的心酸了，他把女人整个地抱在怀里，搂得紧紧的，安慰她：“甭哭，我明天就出去，跑南京，到上海，倾家荡产也给你治眼睛。”

眼睛还真治好了，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一个崭新的世界全涌进去。她呆住了。丈夫和儿子在一旁唤她，她不应。

男人激动得不行，伸手想拥抱女人，女人却一把推开他，狠狠地说：“干什么你！”

“我是你丈夫啊！”他说。

“不，我不认识你！”她瞪大着一双眼睛。……

晚上，女人闭着眼睛，不看男人。只捧着他的头，把他的轮廓细细地摸了一遍后，才说：“是你，上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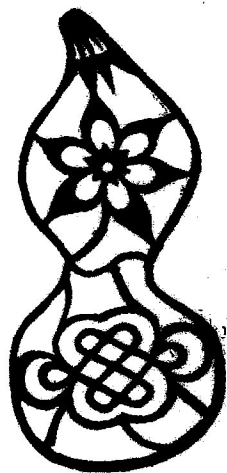
女人把儿子拥进怀里。两个又一起滚进男人的怀里。女人微微喘息着，说：“这样才稳妥。”——靠眼睛，我还不认你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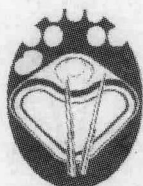
恰似心的形状

那些海鸥先是
围绕交通艇盘旋，
渐渐在天空排成一
个恰似心的形状。



有一年春节前夕，一位川籍少妇千里迢迢从四川来到山东蓬莱，要乘船到渤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去会她的丈夫——驻守在那个岛上的内长山要塞区的一位连长。可是不巧得很，海上起了大风，所有的船只都停航了，少妇只能在电话里和丈夫互诉思念之情。

少妇耐心地等了六天，在第七天终于上了一艘部队的交通艇向深海进发。海上的风只是稍小一些，并没有停，大海依旧波翻浪涌。交通艇驶近小岛的时候



候，因风浪太大，也因为岛上的码头太小，几次靠岸都未能成功。交通艇长因怕强行靠岸造成艇毁人亡的惨剧，下令返回。那少妇只能在艇上朝站在岸上的丈夫挥手。少妇回到蓬莱又住了六天，风依然未停。她是山村的一个小学教师，原本是利用半月寒假来看望丈夫的，如今假期眼见将要过完，还未能摸一摸丈夫的手，心上的焦急无法言说。这件事让一位首长知道了，首长说：明天让交通艇出海，专门送她去岛上，我也去。第二天交通艇专门载着这位少妇出海，无奈艇近小岛时依然不能靠岸，巨大的浪头分明想把交通艇撞碎在小码头上，十几次停靠的努力失败之后，那位首长走到少妇跟前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你真的不能上岸了。少妇自然也看出了强行靠岸的危险，她微微一笑，拿过船上的扩音话筒对站在岸上的丈夫喊道：别难过，我永远都是你的……她的话音刚落，小岛上一下子飞起了几百只海鸥，那些海鸥先是围着交通艇盘旋，渐渐在天空排成一个恰似心的形状……

(周大新)

